

家里多年不养猫,现在庄上几乎没有人养猫了。当然,这里的猫是土猫,各种价钱不菲的宠物猫另当别论。虽然没养猫,家前屋后从来不缺猫。这些猫,应该是多年前庄上人家所养猫的后代,如今成了野猫或流浪猫。

三四十十年前,庄上人家养猫者多,那时老鼠多,猫是鼠的天敌。我邻居家养了一只猫,灰白的猫,长得肥壮,与邻居小姐姐同岁。我10岁时,那只猫也15岁了。我坐在门前,那只猫也坐在门前,与我对视。我还是一个少年,猫已是老人了。我的人生刚刚开始,猫已经唱着“最美不过夕阳红。”也就是15岁那年,那只猫寿终正寝。我已经记不得是否摸过那只猫,但那只猫与我对视的眼神,似一位长者,充满柔情,让我记忆犹新。

也就是10岁那年,我家养了一只白

猫。白猫曾经是流浪猫,无意中成为我家的一员。一次白猫将头探进我家的泔水桶,我轻手轻脚靠近它,抚摸了它。白猫先是一惊,回过头瞥了我一眼,与我对视中,眼神先是疑惑,继而索性闭上眼睛,咕噜咕噜地享受我的抚摸。从此白猫成为家猫,每次与我对视后,就闭上眼睛“喵喵”地叫着。白猫死于一场意外,我很伤心。从此我家再也没有养猫。

最近,有一只黄黑相间的猫总是来到我家前院,在垃圾桶里翻找一气。每当听到砰的一声响,我就知道那只猫来了,将垃圾桶翻倒了。猫是一只母猫,养了两只小猫,猫窝就在不远处已无人居住的老房子里。小猫正在哺乳期,母猫缺少营养。我虽为人之父,即能体会为猫之母的不易,所以我会故意将一些鱼或骨头装进袋子里摆在垃圾桶旁。我静静地、柔柔地隔着窗看着猫。猫有时

无意中抬起头,目光与我相遇。我发现猫的眼神也是柔柔的,仿佛体会到我的善意。

记得一个月前,天还未亮,我就早早起床了。走到楼上的明间,隔着玻璃门,我看到一只猫在外走廊走动。猫似乎觉察到了我,就停下来,与我对视。那时室内室外都黑漆漆的,迎着月光,我能看清是一只经常光顾我家前院的短尾猫。我常常凭窗观猫,那只猫从未与我对视过。室内那么暗,我不确定猫能看清我多少。我担心我的走动会吓着了猫,就一动也不动地站着。猫也一动不动地停留在原地,是否也担心吓着了?隔着玻璃门,我与猫就这样对视着,好像两个世界中的生命。这样的对视持续了好几分钟。我终究要下楼,我慢慢后退。有趣的是,猫也慢慢地后退,消失在夜色里。

在与猫的对视中,我觉得猫就是另一个我,我就是另一个猫。

## 与猫对视

□ 李志杰



## 麻醉

□ 赵盛基

麻醉分局麻、半麻和全麻,即医学上的局部麻醉、半身麻醉和全身麻醉。有“幸”,这三种麻醉都在我身上发生过。

因蚊虫叮咬,小腿感染,引流手术采用局麻。医生在患处打上一针麻药,我眼睁睁地看着她的手术刀将皮肉切开,虽心惊肉跳,但不痛不痒,几分钟后我就自行离去。

大腿脂肪瘤切除,采用了半麻。麻药从腰部椎管注入,少顷,下肢发热,继而麻木,失去知觉,但头脑清醒,上肢灵活自如。虽然看不见医生的动作,但整个手术过程我清清楚楚。手术没什么感觉,被推回病房的6个小时却是最难熬的。不准吃喝,不准动弹,不准枕枕头,平躺在床上,一分一秒地挨时间。当然,腰部以下还在麻醉中,想动也动不了(5个小时后才恢复了知觉)。难受

的是,能动的上肢却只能靠毅力控制,保持一动不动。

肾脏手术,采用了全麻。躺上手术台,医生一番操作,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2个多小时后,手术结束,被推回病房,经历了与半麻同样的程序。不同的是,半麻是清醒的,全麻完全失去了意识,没有一丝痛苦。苏醒后,才感觉到切肤之痛。

人生,难免会遇到一些波折,甚至苦难。为了解除痛苦,麻醉不失为一种方法。关键是要对症下药,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局麻虽然一忍即过,但也会留下痛楚;半麻虽然清醒,但下肢不听大脑指挥,犹如截瘫,非常无奈;全麻虽然没有一点儿痛苦,但意识全部丧失,只能任人摆布,无论发生了什么都全然不知。

由此我想到,麻醉肉体是无奈之举,麻醉人生却万万不可取。

## 淘旧书记事

□ 陈佳丰

淘旧书大概是每个爱书人的心头好吧。与一本梦寐以求的旧书偶遇,如同他乡遇故知,天上掉下个林妹妹,那惊喜,激动真如饮琼浆玉液,浑身舒畅。

北京琉璃厂是淘旧书的圣地,有着悠久的历史,很多著名的文人、藏书家都曾在这里流连忘返,淘到自己喜欢的旧书和堪称珍品的各类典籍。如鲁迅、胡适、郑振铎、黄裳等等都在这里留下过淘书的足迹和身影。2011年到北京旅游,住在杨梅竹斜街,离琉璃厂不远,便冒雨走到这里逛旧书店,在一家店里花了仅仅2元钱淘到一本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卡彭铁尔的《追击·时间之战》,此书是花城出版社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的一种,此丛书编辑精良,市面早已难觅踪迹。得之甚喜。

曾经在本地旧书摊上淘到一套萨克雷的1957年人民文学版的《名利场》上下册。得到这套书的过程颇为有趣。本地的旧书摊曾在公园前的空地上与古玩摊错落相处,东西绵延至几百米,每到周六、周日便人头攒

动,熙熙攘攘。可惜后来被城管管得又文明,又干净,最后冷冷清清不见踪迹,真是焚琴煮鹤,大煞风景。这一天一大早,从地摊的东头逛起,走了不远便发现了那本《名利场》,一问摊主只有上册,无奈放弃。走了几十米又在另一个书摊发现一本《名利场》,仔细一看竟是下册,真有这么巧吗?简直难以相信,按捺住激动,与摊主还价,“只有这一本下册,便宜卖吧!”,最后仅以2元成交。拿起书急忙倒回到上一个书摊,又以2元买了那本上册。这套书心仪已久,而且品相在八成新,又以这样的奇遇成交,可谓“天作之合”,“无巧不成书”。

当然这样的巧事很少,更多的是手里的旧书只有上册或下册,另一半却机缘难遇,迟迟找不到对象。好在现在有了网上渠道,寻找旧书变得容易多了。但也少了许多逛旧书摊的乐趣。我的半部旧书,如1980年人民文学版的《源氏物语》,1976年人民文学版的《艳阳天》,1980年人民文学版的《上海的早晨》等都是孔夫子旧书网配齐的。

## 最后的菜单

□ 李 晓

葛老头病危了——这是一天早晨老刘在微信里告诉我的。

老刘随后给我打来电话,约在周胖子的牛肉面馆见。老刘说,我们商量一下,买点东西去看葛老头,毕竟交往一场。

在周胖子的牛肉面馆,老刘呼啦啦吃完了半斤牛肉面,他胃口似乎很不错。老刘冲着我打了一个响嗝,发出一种窖窖里酵母的酸臭味。他眨了眨眼睛说,兄弟啊,这个葛老头,平时太吝啬了,你看,这下阎王要收他的命了,我看他还把那些钱握在手里干啥子。我看老刘的表情,有些幸灾乐祸了。

今年63岁的葛老头是个吝啬鬼,也确实不假,我有时感觉他就是巴尔扎克笔下葛朗台在中国的转世。葛老头经营着小本买卖,偶尔在生意场上做一点“串串”那样的投机生意,他到底有多少钱,其实也是一个谜,不过最让朋友们纠结的是葛老头对金钱的极度吝啬,起初我们喊他“铁鸡公”,后来觉得不妥,“铁鸡公”上面还生一层锈呐,叫“玻璃鸡公”最合适,锈也不生,他时时刻刻琢磨着如何挣钱,是在鸡脚杆上也要刮一层油的人。像葛老头这种人,身边原本没啥朋友的,可他倒是一个例外,他常常出人在我们的酒局饭桌上,当然差不多都是白吃白喝,然后抹着油光光的嘴巴就开溜,嘴里朝众人献媚地嘟囔一声:“下次等你们的电话啊!”喉咙里的食物刚落入胃里,他就在等待下一次的纵情吃喝了。

葛老头为什么能够融入我们的生活?后来我把这个事情想透了。每当葛老头在我们身边免费吃喝时,我们就随意拿他的吝啬来尽情“消费”取笑他,喊他“玻璃鸡公”“葛郎台”“一颗针”(喻一颗针也舍不得借给人家的人)。每当这时候,葛老头只顾自己鸭子一样埋在水里狼吞虎咽,吃饱了抬头,冲我们装着傻笑,一点不生气,其实他心里明白又赚了一次免费吃喝。有葛老头的场合,我们拿他取乐,开心大笑,我们由此衬托出自己的慷慨豪爽,还流行一句口头禅“做人不要做葛老头”。有次吃饭,一直等等等等,葛老头仍没来,我们顿觉失落,我打电话喊他马上来吃海鲜,葛老头说他到外地进货去

了,我们顿时没了吃饭的兴趣,敷衍着吃完早早散了。

葛老头60岁生日时,喊我到他家去,在一个本子上拟定了30多个人,准备请这些人好好吃一顿饭。在他生日那天,结果只来了13个人。那天晚上我买了生日蛋糕,熄了灯,葛老头闭上眼睛吹灭了摇曳的生日蜡烛,灯再开时,我见葛老头满眼是泪。吃饭时,我悄悄问葛老头:“老葛,你刚才许了啥愿?”他诚恳回答,愿九泉之下的爷爷保佑他,活过90岁。葛老头的爷爷活了96岁,老人家临终前还去洗了澡,然后坐到老椅子上,僧人一样安然“圆寂”了。

我和老刘提着水果牛奶去医院看葛老头,他已经气息奄奄了,不过见我们来了,他回光返照般清醒过来,他摸着我们送去的一个苹果,喉结蠕动中咕嘟了一声:“我已经吃不下去了。”

看过葛老头的第三天,他的女儿打来电话,哽咽着说,“我爸要走了,他希望你来一下。”

我赶到医院,葛老头艰难地挣扎着起身,我以为他要像传说的某个重病之人开口说话:“医生,我觉得我还可以抢救一下。”葛老头抬了抬眼皮,示意周围的亲属出门,他那青筋毕露的枯手,颤抖着从床下摩挲着取出两张纸,郑重地交到了我的手上,然后,安然地闭上了眼睛,似乎是一件沉甸甸的心事落了地。

第二天黄昏,葛老头走了。在葛老头的丧宴上,来了70多个人,这些人都是我一一请来的。那天的宴席,专门请来了大厨,大家都吃得很欢,人人满意,感觉我请来的朋友们都没有为葛老头的离世而悲伤,到底是丧宴还是生日宴我一时都糊涂了。

我把这些吃了丧宴准备离开的朋友们召集在一起,打开那天葛老头交给我的两张纸,告诉他们,这是老葛在病床上拟定的菜单,宴请的朋友,他照顾到了每个人的饮食口味,他还请大家都不要送礼了,说生前麻烦了大家,这一次,请大家开开心心一点,好好生活下去。

朋友们来到葛老头的灵堂,对着他的遗像鞠躬默哀。我听见了哭声,老刘哭得最伤心。出了门,老刘长叹一声说,老葛这个人啊,就是吝啬一点,人其实还是一个好人。



## 此心安处是小满

□ 陆明华

二十四个节气里,我觉得最动听的名字就是小满。小满小满,小小的圆满,小小的满足,这样低低的念叨着,感觉是那么亲切而祥和。

立夏后十五日就是小满。天气热了,却还不到酷暑,似一种刚刚处于丰盛状态的热情。此时,草木不再是嫩嫩娇弱的鲜绿,而是渐渐深沉得藏蕤,所有的孕育也逐渐饱满的宁静。

“小满小满,麦粒饱满。”记得小时候,最喜欢在这样的时候来到田间,扯下一支饱满的麦穗,一搓一揉再一吹,一小把黄中带绿的麦仁就放到了嘴里。嚼一口,嫩生生、肉筋筋、甜丝丝中带着清香。

农谚把“满”用来形容雨水的盈缺。“小满不满,干断思坎”“小满不满,芒种不管”,田里如不蓄满水,就可能造成田地干裂,时至芒种也无法栽插水稻。“立夏小满正栽秧”“秧奔小满谷奔秋”,小满时节若水土合宜,雨水丰裕,即能预示一年丰收在望。

童年的美好总让我割舍不下,因此也格外珍惜因小满而牵出的往事随想。如今,漫步于垄上,轻轻掬一把麦穗,小满的含义在掌心里逐渐扩展——小满,带领着夏收的作物,进行着灌浆的冲刺,一天天走向饱满或者圆满。

时光流转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,一切尽是最好的时候。这个时候,也是我经常惦念樱桃的时候。家里有亲戚在山中,前些年小满时候,亲戚就会送上樱桃来让我们尝新,用一个小小的篮筐盛放着,用几片芭蕉叶作为盖子盖住篮筐,煞费心思。

樱桃是他家自种的,并不像车厘子那么肥大,但籽粒饱满,晶莹剔透,颜色淡淡的,就像少女脸上的一抹绯红,不以风情见长,唯觉一片清纯。小满的樱桃,应时而生,当季而成,自然是备受青睐。

食野菜亦是小满风俗。夏风吹,苦菜长,荒滩野地随处可见。《逸周书》说:“小满之日苦菜秀。”《诗经》说:“采苦采苦,首阳之下。”《本草纲目》说,久服可以安心益气、轻身耐老。古人认为苦菜能治疗热症,还能用它醒酒。医书上叫它天香草,其滋味苦中带涩,涩中带甜,新鲜爽口,清凉嫩香。

俗话说:小满大满江河满。小满过后,气温逐渐升高,雨量也明显增加,这使人体内湿气逐步加重,其暑湿扰人。中医把对人们的身体健康有负面影响的高温高湿称为“热邪”和“温邪”,把人体阴阳气血、脏腑功能活动称为正气,热邪和湿邪都能侵害人们的身体健康。因而,小满养生先要去湿健脾胃。这样才能不受湿邪的侵袭,保证身体健康。

小满还是一个充满哲理的节气。《菜根谭》中说:“敬器以满覆,扑满以全空;故君子宁居无不居有,宁处缺不缺。”意思是说,敬器装满了水就会倾覆,存钱罐只有空着才能保全;君子宁愿一无所有也不愿太富有,生活宁可欠缺一些也不要太过圆满。盈招损是万物生存运转的规律,小满正是将满不满的最佳状态。

小满的满,不满,因为还有憧憬和希望;小满的满,很满,因为此心满足,便是幸福。宋代大词人苏轼说:“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于我,此心安处是小满。

## 麦穗:幸福的疼痛感

这时,阳光专注发力,逼出身体里的炽热于人间,于大地上的万物植物们快速完成自己;地里的麦穗几天功夫就达到麦生的高潮——金黄的饱满,在海样的辽阔里相互递送欢笑

藏身高枝的夏蝉,似乎受到欢乐的感染集体抡起鼓点  
老人茶水蛇皮口袋地走出村子  
汇合外出打工的劳力,回到麦子中间

蜻蜓,野花,狗尾巴草偏爱着孩子  
抽闲闲聊的人蹲在地头  
只等那庞大的铁牛,从邻近的麦地出来  
突突地用黑烟打着招呼  
来来回回中  
麦粒在幸福的疼痛里,逐一分娩 (孙永云)

## 无名诗

那团紧簇的花  
有一簇脱落了、分离了  
像风中的灰尘  
无声的落地了  
没有人知道  
曾经的它  
也盛开过 (孙书斐)

## 母亲的天空

风被日头赶走  
庄稼与树叶一起收敛了笑容  
田地里辛勤劳作的母亲  
用心血,与土地作真诚的交流  
我熟悉脚下的土地  
它仍是卅年前的模样  
母亲望着我和湛蓝的天空  
将将额前的发丝,笑了 (张承斌)

## 等翻过垭口那一天

开始是一个点,微小,不起眼  
洒满院坝、堰塘、田野,还有山洞的最里面  
不喜安分,肆意撒欢  
一个脚印,就是一个点  
一串脚印,连成许多直线  
纵横交错,串起老屋、村小和菜市场的转角巷  
等翻过垭口那一天,嗖地一下,射线一般  
跑得飞快,飞得好远  
哪管黄泥黑瓦,在身后,瘦到看不见  
绿皮家伙,穿山钻洞,毫无挂念  
不惧汽车,驰骋风电  
绝美高楼,耸立巍然  
走走,又停停  
兜兜,再转转  
车站、公园,或是桥墩的下面  
直到画出一个自以为是的圆圈  
围住事业、家庭,又逃走了思念  
无奈,又往回看  
走来的路,捡忽略的景,寻不在的人

等翻过垭口那一天,才恍然  
老屋,正塌在茅草堆里,弃儿一般 (杨 靖)

## 阻止一些野草进入

一排排抽油机,日夜兼程  
抽汲着地下隐藏的石油  
铁栅栏站成一堵墙  
管道里发出声响

一些野草时常攀爬入侵  
采油工人,拒绝它们攀高枝  
用铁锹、镰刀  
捍卫着  
井场恢复铁律般的秩序

一些低矮的草试图钻进铁栅栏  
为它们调转方向  
阻挡它们每一次抵达 (王军辉)

## 离乡人的车速

小镇离村庄有些远了  
车窗外松树的针叶无声的坠落  
小溪水似乎也止住了潺潺  
一条河道向前铺开,丢去向藏匿在水底

季节行走到这时候,如果再添一分花红柳绿  
或者此类的修辞  
都显得多余累赘  
一个离乡人的车速会缓下来  
像摇着软尾巴的蝌蚪  
游向稻田深处:“时间的源头!”

因此靠右停着,我不一定非要等待什么  
如女儿说的茧里化蝶  
或如你说的青梅竹马  
此刻我只剩下一种爱,就是我所缺失的爱

乡村的路渐渐变宽了  
我并不知道它将通往何处  
有一些灯亮起  
它们告诉我,要把车停在亮灯的地方 (韦汉权)